古今法制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田賦考　水利

宋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僧惟眞截安姜谿十二派築堤八百一十丈斗門四凡九年乃成溉田四十頃　郎簡築石塘陂並江爲之蓄河頭水溉田種五百餘石又修天寶陂溉田種千餘石

仁宗天聖二年西禪請萬安安香二里鹵地還爲陂溉田千餘頃　慶曆初鄭戩知杭州發丁夫數萬闢錢塘湖溉田數千頃　范琪知鄞縣葺堰埭百餘決導瀦積在

常熟疏金涇鶴瀆二浦溉田千頃　李禹卿通判蘇州
堤太湖八十里爲渠漕運蓄水溉田千餘頃　蔣堂知
越州州之鑑湖漢馬臻所治溉田八千受利者萬家前
守建言聽民自售多侵沒堂奏復之　徐奭通判蘇州
時東南大水奭周視盡得水利舊跡築石塘九十里建
橋十八所復良田數十萬畝　陳偁爲羅源令鑿渠以
溉民田民蒙其惠因號曰永利渠　嘉祐二年福州守
蔡襄命所部三縣疏導渠浦六十九延袤百二十五里
田主以四分佃戶以六分開濬借盤水利者亦四分助
之仍令民以時修治不用命者有罰　劉諤知興化軍
創太平陂引荻蘆谿水溉田七百頃　陳襄知常州時

震澤積水以運渠橫遏不得入江爲田害襄立法浚之其患遂除　胡宿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　韓正彥知崑山捌石堤疏斗門作塘七十里以達於郡得膏腴數百頃　曾有開知確山縣興廢陂溉田數千頃　朱定權閩縣時開濬負城河浦百七十六計二萬一千九百七十四丈均用民力凡八萬九千溉田三千六百餘頃　趙抃以崇安多水疊石爲堤以遏其衝又開陳瀆陂分西溪之流由石雄以入於縣又從縣西鑿陂於星陽溉田甚廣人懷其惠久而不忘因取其謚名清獻陂　謝絳知鄧州修復召信臣六門堰以溉民田

英宗治平初山人劉達以鹵地數千丈施東禪寺乃築埕塍塍內港凡三泥門一斗門五十年始成歲收千石至是復壞乃增高其塍溉田三十二頃有奇　樓閱知宜興濬治陂塘溉田甚衆

神宗熙寧八年侯官李宏創木蘭陂陂三十二間間各樹石柱二而置閘其中以時縱閉陂深二丈五尺濶三十五丈即陂之右疏渠導水障東流而南注者三十餘里為大溝七小溝無數溉南洋上中下三段民田凡萬餘頃歲輸軍儲二萬七千斛遂以舊瀦水五塘給為民田而截其三及旁田為置人守陂之費　孫覺知湖州沿湖堤沒水為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堤下遂為

良田　苗時中爲寧陵簿導古河以溉田人謂之苗公河

哲宗元祐中長樂縣令衷正規以十七都之田窪下歲被湌没遂開阜道後山爲港以洩其水注之海又鑿林墅庄前之山爲渠注之江民德之因請名曰衷公港正規辭曰此天子之功也遂名之曰元祐港

徽宗宣和三年修琵琶漕初大中祥符間士民並海築埠後爲風濤所壞至是重修長二千餘丈溉田種三百餘石形如琵琶因名焉

高宗紹興中王信知紹興府山陰境有狹獠湖四環皆田歲苦淫潦信創斗門導停潴注之海築十一壩化滙浸

爲上腴民繪像祀之更其名曰王公湖　洪興祖知廣德軍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

孝宗乾道二年修白蕖湖溉田種千石　長樂濵海山淺而泉微故瀦防獨多大者爲湖次爲陂爲圳埒海而成者爲塘次爲堰毋慮百五十餘所每歲蓄溪澗雖不洩涓滴亦不足用必時雨滂澍乃或沾洽及農事畢則皆爲無用之地以是狡民或侵或請民失其利咸平熈寧屢有訟者建炎初縣令陳可大修塘埒陂湖至九年縣令徐謩復延耆老講究水利爲斗門及湖塘陂堰百四所溉田凡二千八十三頃又築大塘基方廣二十餘丈兩旁抵海長一千五百七十丈溝港共長三千七百丈瀦福

清界水溉田種千石　蔡洸知鎮江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洸不從已而大雨漕運既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　丘崈知華亭時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大入壞並海田崈至奏撥築三月堰成斥鹵復爲良田　耿秉知鎮江軍嘗上疏如遇亢旱聽民車河水帝問大臣曰河水豈可不令百姓灌田稼穡爭大可從秉請寧宗慶元中泉州守劉頴募工開濬萬家湖總二萬八千丈有奇積泥爲小阜凡七湖之西南置斗門四以通海潮民受其利　嘉定間漳州倅鄭熂浚渠溉田郡人立石刻曰鄭公渠　趙師縉爲漳浦令鑿西湖築岸捌立

水門時其蓄洩以溉民田週圍五百一十五丈　趙善嵩知連江縣訊知南塘水利可以溉田遂琢石爲斗門其澤甚遠民歌謠之　時青田縣主簿陳耆卿疏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於汎濫則見其害於旱暵則見其利因汎濫而不爲旱暵備猶因噎廢食耳十雨五風未見其害也猝有旱魃龜拆立見上之人乃始皇皇於祈禱逮其無年則又皇皇於賑恤亦已晚矣臣愚欲乞播告外臺遴選官吏徧行根括其蕪沒不治或爲大姓所雄據者極力疏導俾還其礽至於陂澤未成而可經營沾溉者亦必廣爲濬鑿以濟焦槁毋苛擾毋具文脫遇歲旱民有倚賴縱不能轉歉爲豐而利澤亦過半矣

理宗寶慶三年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　淳祐二年參政程伯大命知縣黃恪截流駢木復修築營田陂長溪一縣皆藉其水之灌溉　六年制帥顏頤仲浚定海西市抵鄞桃花渡邉六十里故河盡復廣五丈深一丈二尺灌溉田疇民蒙其利名曰顏公渠　寧德縣民以縣東山高水急請於部作堤約水灌田縣令李澤民躬率僚佐鳩工築之凡百丈遇圍九百七十五步繇是田無旱潦之虞邑人德之號曰李公隄

按貴與考中水利事在宋者多未詳紹興以後益略焉余故採其爲民利者續著於左

遼

道宗清寧十年二月禁南京决水種粳稻　大安四年四月禁挾私引水犯田

金

世宗大定時盧庸爲定平縣令修築舊堰引涇水溉田民獲其利

章宗明昌五年閏十月言事者謂郡縣有河者可開渠引以溉田詔下州縣既而八路提刑司雖有河者皆言不可溉惟中都路言安肅定興二縣可引河溉田四千餘畝詔命行之　六年十月定制縣官任内有能興水利田及百頃以上者陞本等首注除謀克所管屯田能増三十頃以上賞銀絹二十兩疋其租税止從陸田

承安二年勑放白蓮潭東牐水與百姓溉田三年又命
勿毀高梁河閘從民灌溉　泰和八年七月詔諸路按
察司規畫水田部官謂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
平陽掘井種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種豆麥無
水則掘井灌之計六百餘頃比之陸田所收數倍以此
較之他境無不可行者遂令轉運司因出計點就令審
察若諸路按察司因勸農可按問開河或掘井如何為
便規畫具申以俟興作

宣宗貞祐三年三月諭尚書省歲旱議弛諸處碾磑以其
水溉民田　四年八月程淵言碭山諸縣陂湖水至則
畦為稻田水退種麥所收倍於陸地宜募人佃之官取

三之一歲可得十萬石詔從之　興定五年五月南陽令李國瑞創開水田四百餘頃詔陞職二等仍錄其最狀徧諭諸道是冬議興水田省奏漢召信臣於南陽灌溉三萬頃魏賈逵堰汝水爲新陂通運二百餘里人謂之賈侯渠鄧艾修淮陽百尺二渠通淮潁大治諸陂于潁之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今河南郡縣多古所開水田之地收穫多於陸地數倍勑令分治戶部按行州郡有可開者誘民赴功其租止移陸田不復添徵仍以官賞激之陝西除三白渠設官外亦宜視例施行

元光元年正月遣戶部郎中楊大有等詣京東西南三路開水田

元

太宗七年八月劉冲祿言盧溝河元破牙梳口若不修堤固護恐不時漲水衝壞或貪利之人盜決溉灌請令禁之郎命劉冲祿主領毋致衝塌盜決犯者以違制論

京兆舊有三白渠自元伐金以來渠堰缺壞土地荒蕪陝之人雖欲種蒔不獲水利賦稅不足軍興乏用太宗之十二年梁泰奏請差撥人戶牛具一切種蒔等物修成渠堰比之旱地其收數倍所得糧米可以供軍太宗准奏就令梁泰佩元降金牌充宣差規措三白渠使郭時中副之直隸朝廷置司於雲陽縣

世祖中統元年懷孟路歲旱總管譚澄令民鑿塘造渠引

沁水以溉田　三年郭守敬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中分爲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四磁相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雞澤合入澧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毎奏事上輒曰當務若

此人直不爲素餐矣　八月中書省臣忽魯不花等奏廣濟渠司言沁水渠成今以驗工分水恐久遠權豪侵奪乃下詔依本司所定水分已後諸人毋得侵奪　至元元年張文謙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蒙其利　二年郭守敬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千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　三年鄭鼎遷平陽路總管導汾水溉民田千

餘頃　趙志除長葛縣邑地卑濕累歲不登志相其宜使爲水田旱則決濮水灌之民獲其利　九年耶律伯堅爲清苑縣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以爲磑民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毁磑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餘月乃得堰水置磑仍以其事聞於省部著爲定制十年張立道爲大理等處廵行勸農使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鷄金馬之間環五百餘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壤地萬餘頃皆爲良田　十四年導任河復民田千餘頃十五年導肥河入于鄴淤陂盡爲良田　十八年二月發肅州等處軍民鑿渠溉田　二十五年正月詔中興

西京無得沮壞河渠　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
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是
年五月詔以浙西大水冒田為災令富豪募佃人疏決
水道　王昌齡守衛輝路清水出輝縣山陽鎮以入衛
河昌齡因度原隰創濬溝澮溉田數百餘頃
成宗時臣寮奏太湖澱山湖昨嘗奏過先帝差倩民夫三
十萬疏掘已畢令諸河日受兩潮漸至沙漲若不依舊
宋例令軍屯守必致坐隳成功澱山湖圍田賦糧二萬
石就以募民夫四千調軍士四千與同屯守立都水防
田使司職掌收捕海賊修治河渠圍田有旨從之　元
貞五年浙西積雨泛溢大傷民田詔役民夫二千人疏

導河道　大德八年夏五月中書省臣言吳江淞江爲海口故道潮水久淤凡湮塞良田百餘里況海運亦由是而出宜于租戶役萬五千人濬治歲免租人十五石從之　九年温州判皮元重建陰均斗門初金舟東西四鄉之水赴於陰均樂清邑令汪季良建斗門制之後圯壞河流有洩無蓄海潮大時澎湃衝突逕入河皆爲田害故歲多歉而民貧至是皮元奮然致書報恩寺講師緣募物料先築上下堰決水更板閘二十四層而以上三十六源皆得蓄洩之宜溉田四十餘萬畝民爲碑以頌之　烏古孫澤在雷州教民浚故河築大堤捍三溪瀦爲斗門七爲渠二十有四得良田數千頃旁海廣

潟並爲膏土民歌曰潟鹵爲田兮孫公之教渠之決決
兮長我秔稻自今有歲兮無旱無澇
仁宗延祐三年建陽興賢里人陳宗實建陂溉田八頃有
奇因名陳陂
英宗至治二年崇安令劉亢祖以陳灘陂暴流橫潰乃相
水所出之地纍石爲閘因旱潦而啟閉民賴其利
文宗天曆三年三月懷慶路同知阿合馬言天久亢旱夏
麥枯槁秋穀種不入土民匱於食近因訪問耆老咸稱
丹水澆溉近山田土居民深得其利有泄水亦可溉田
中統間嘗開此渠溉濟源河內河陽溫武陟五縣民田
三千餘頃二十餘年後因豪家截河起堰立碾磑壅遏

水勢又經霖雨渠口淤塞堤堰頹圮今分水渠口及舊渠口俱有可考若蒙依前浚治多方區畫遇旱視水緩急撤牐通流驗工分水以灌溉若霖雨泛漲閉牐退還正流禁治不得截水置碾磨栽種稻田如此則澇旱有備民樂趨利乞相視施行

順帝至正庚寅問參議貫魯勸脫脫丞相開河北水田募民屯種脫脫從之先於大都開田以試前後所費凡十數萬錠及開西山水門灌田山水迅暴幾壞都城遂止

按周禮地官之屬所載瀦防溝遂之法詳矣故其利甚鉅厥後井田之制壞而水利之說興顧其慮亦有不可勝言者夫潤下水之性也而欲為之防以殺其怒遏其

衝不亦難哉惟因其勢而導之可蓄則儲以備其暵可洩則瀉以防其潦斯水之患息而利無窮矣元有天下内立都水監外設河渠司以興水利理河堤爲務當時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未嘗無其人余故備著于篇以見一代之事功云

皇明

太祖洪武八年十月濬涇陽縣洪渠堰涇陽屬西安府其堰歲久壅塞不通灌溉遂 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濬之涇陽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二十四年北平布政司叅議周倬言通州白河北接太山諸河東南至直沽海口每霖雨時降水澇泛漲橋梁頽圮修築勞民

其通州舊有糧船六十餘艘罷運已久宜改爲浮梁於
白河之上以便經行疏奏　命廷臣議行之
成祖永樂元年四月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諸郡
治水時嘉興蘇松諸郡頻年水患屢　勑有司督治迄
無成績故有是　命　六月　上以久雨謂戶部侍郎
古朴曰蘇松嘉湖四郡水必泛溢宜速遣人視之遂
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
八月初　上以蘇松水患爲憂遣僉都御史俞士吉
齎水利集　賜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至是原吉上奏
臣與共事官屬及諸曉水利者參考輿論頗得其梗槩
蓋浙西諸郡蘇州松江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

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
州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堙塞滙流
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濬滌吳淞諸浦港泄其
壅遏以入於海吳淞江舊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
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
泥淤積屢濬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
二十餘里雖云疏通實多淺窄自下界浦抵上海縣南
蹌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沙草壅障已成平陸工費浩大
難以施功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常熟
之白茆港皆係大川水流峻急宜濬吳淞江南北兩岸
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

江海又松江之大盈浦乃通呉淞要衝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濬旁有范家浜至黃浦口蹌浦口可徑達海宜濬令深濶上接大盈浦以達泖湖之水此皆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有成於民爲便　上從其言命集民丁開濬　是冬　命工部尚書黃福罷遣濬河民夫　初洪武中免直隷應天等府夏秋二稅但擇其丁壯每歲農隙聽供力役及是內河淤塞發其丁壯濬治適時暄暖胥樂赴工將畢是日旱風沍寒　上召福等謂曰民供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且遽寒其各　賜鈔二錠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軍士

次第成之　二年正月復　命夏原吉蘇松治水原吉
時自蘇還言水雖由故道入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
久計於是　命復行仍　命大理少卿袁復副之
宣宗宣德七年九月蘇州府知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
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龎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湖曰
尚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
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　朝廷
命尚書夏原吉疏濬水不為患年久淤塞一遇久雨遂
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官於農隙時發民
疏濬一方永賴　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
聞

英宗正統五年正月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天順七年冬十月濬涇陽縣鄭白故渠

按揚州之田明溝洫築堤塍可歲收無量淮之鹽城亦然令頃畝一望而上湖水盈漫而下汪洋連海上湖之水意不難治所欲以時其蓄洩在瓜州一帶置閘立表節以啟閉之何患其勢之漫堤

是年伍餘福上三吳水利論一論五堰二論九陽江三論夾苧四論荆溪五論百瀆六論七十二漊七論長橋百洞八論震澤　又姚主事文灝開浚七鴉浦記云吳淞水之大道三江之外蘇有三十六浦松有八滙常有

運河十四瀆然自海塘作於東南而東江以微水乃北
折併於婁江而溢於七鴉白茅二浦故今之七鴉白茅
在三十六浦爲最鉅而要近自大司空受　命治水拳
拳乎此者有以也然白茅海口漲沙爲梗似非人力之
可爲變而通之宜必有道惟是七鴉獨無他妨且當陽
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徑可恃以爲利也但其間亦頗
爲村市居民所扼塞水性未遂余之有意於是也亦久
矣顧未有所儲不忍驅無食之民以就役　弘治九年
乃請於　上設導河夫於沿江既又議收其直隨時募
工十年冬始以斯役詢於通判陳暐常熟知縣楊子器
崑山知縣張鼒遂籍二縣近浦之戶得二萬二千三百

人疏自尤涇東至木樨灣凡五千五百九十丈有奇旬有五日而成計工受直實用夫銀五千二百七十兩上闊如舊而深倍之下闊直塘兩涯市肆所侵其濶倍舊決放之日衆流奔注而沙頭圍築之處日以崩頹水益洶湧郡人歡傳或有道余績者然不知三子之勞也蓋陳以職專水事晝夜經理雖監司以他務督趣至被譴怒不爲去楊則舊治崑山素達水道之要害而張又果於疏導之事是以動順而成易也成之日陳以紀述爲言余曰不足以煩作者乃自書其槩如此云　袁生袠曰吳水國也軍國之需仰給於東南而東南之要莫切於水利寒泉君之八論殆有見乎　弘治八年吳大水

國計告乏工侍徐公貫奉　勑開濬白茅港水始有歸繼之者則主政姚公文灝議築沙湖堤用治河卷埽法而事協濟迄今賴焉五十餘年來水災屢見港浦堙塞水始潴積泛濫議者云必開白茅港七鴉浦數支河而災至稍可免然開濬之費浩繁殆難悅以使民乎至正德初郡守林公廷棉具奏濬之　嘉靖初巡撫李公充嗣奉　勑開府大倉又一濬今又將其期矣今歲之水時屆沍寒不縮不涸歲歉已見意者開濬茲其時乎在掌　國計者所當急講也因梓伍君之論附姚公之記以見時政之急

世宗嘉靖中汪鋐奏興水利臣照得各處地方水旱相仍

五穀不登人民饑窘而陜西一省連年亢旱尤爲狼狽兼以　祖宗所立鹽法廢華不行惟徇餘鹽之弊政盡壞飛輓之良規以致各邊糧草缺乏人馬俱困撫臣往往請給內帑至屢　聖慮屢遣大臣或督理賑濟或經畫邊儲臣仰見　皇上軫念元元之心保固疆圉之計固無所不用其極矣但天下之事圖之必於其要而治之貴得其本遵復　祖宗鹽法之舊使天下商人踴躍趨赴各邊上納糧草不呼而集不輓而積此濟邊之至要也興修水利使大小溪河川澗之水或豬而止或引而分皆可以爲田疇灌溉之益此足民之大本也近時監察御史周相聞人詮各極言　祖宗鹽法之利不可

不與最爲詳悉臣不敢贅言外謹以水利一事詳爲
皇上陳之在昔成周盛時田以井授一夫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無非爲水利計耳是故以豬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川舍水以澮瀉水其詳於水也如此苟不盡力乎溝洫而徒責效於雨仰救於天欲田之常稔胡可得耶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而溝洫之制隨以亡矣輔臣丘濬有云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此確論也夫秦雖廢溝洫而後人因川澤之勢興灌溉之利亦往往有之如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抵瓠口爲渠用溉注塡閼之水溉潟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

爲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此其跡固在今可訪而行之者也如蒙乞　勑陝西及延綏甘肅寧夏各巡撫都御史各嚴督所屬司府州縣衛所各該掌印管糧管屯等官務各躬親循行郊野相視地宜某川之水可導某山之水可疏其導之也或爲洫必因水勢之大小其疏之也或爲遂或爲瀦必因地勢之高下或爲防以止水或爲澮以瀉水或當爲陂或當爲堰考古人已行於昔者而施之於今求古人已行於彼者而爲之於此歲積月累不責效於旦夕躬閱熟視不取信於簿書因時制宜不膠執於一定夫如是則三年之後必有成效而民之饑者可食困者可蘇矣抑不獨陝西然也魏史起爲

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决漳水兮溉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李冰爲蜀守壅江水堋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漢召信臣爲南陽太守于穰縣南造鉗盧陂用廣灌溉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爲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宋臨津令黄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田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工力今河北陂塘甚多引水灌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爲屯田使懋充判官於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於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民賴其利凡此皆古人已行之迹載

之史冊可考而知者也今河南山東山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南北直隸各間有水旱而順天河間真保定等府又有水如蒙　勅各該巡撫都御史務要一一體訪求前項古人已行之迹着實舉行嚴督司府州縣衛所官員一一躬親履閱隨其便宜勇力興修毋阻於浮議毋泥於已見必使山川原野之間有溝以導水無壅遏之患有防以止水無決壞之憂有瀦以蓄水無散逸之虞如此則旱不能為災潦不能為虐而民可聊生矣仰惟

朝廷設立撫臣其大要惟在於衛民生重民命扶顛持危禦災捍患故撫臣以撫名必如父毋之撫其子而後可以稱其名也是故修水利以備旱潦此撫臣衛民

生重民命之大節舍此不圖乃至於請給　內帑請蠲賦稅豈撫臣之宜有哉臣又聞唐虞三代之時皆建都西北未嘗仰給東南而春秋之世如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等處皆爲列國之地當其時干戈俶擾一國之賦自足以供一國之用未嘗取給於他邦良以蓄泄之制尚存故旱潦有備而國用自充耳夫今之山川即古之山川今之土地即古之土地今之民物即古之民物豈有古人可行而今人不可行者耶在天有適然不可期之數在我有卓然不可隳之備是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撫臣之職盡矣

穆宗隆慶三年九月浙江撫臣谷中虛言浙江與蘇松之

水其源皆出天目諸山本自聯絡今巡鹽御史兼理蘇
松水利而不及浙江水利僉事能行于浙江不能行于
直隸非專官督理難責成功宜　勑巡鹽御史兼理浙
直水利在浙江督水利道在直隸督兵備道各隨宜修
濬以防水潦之虞工部請從其議報可　四年十二月從
撫臣海瑞奏重濬南直隸之吳松江白茆塘瑞因請量
留各處贓罰銀漕糧二十萬石折銀濟工有　旨聽其
動支蘇松常及杭嘉湖贓罰銀餘不許　三月直隸巡
按御史張問明奏留蘇松常鎮四府罰贖銀一萬兩濟
開吳松江河工用兼賑饑民許之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田賦考　圩田

宋

孝宗淳熙中趙汝愚知福州州舊有湖溉民田數萬畝後豪猾湮塞爲田遇旱則西北一帶高田無從得水遇潦則東南一帶淪爲巨浸汝愚因請開濬悉復其舊

寧宗嘉定十七年臣寮言越之鑑湖溉田幾半會稽興化之木蘭陂民田萬頃歲飲其澤今官豪侵占塡淤益狹宜戒有司毋歲省視厚其瀦蓄去其壅塞毋容侵占以防灌溉皆次第行之　衛涇奏言國家承平之時京下

漕粟多出東南而江浙居其太半中興以來浙西遂為畿甸尤所仰給歲獲豐穰霑及旁路蓋平疇沃壤綿亘阡陌有江湖瀦泄之利焉大抵二浙地勢高下相類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水少則汲湖水以溉田水多則泄田水由江而入海惟瀦泄兩得其便故無水旱之憂而皆高腴之地自紹興末年因軍中侵奪瀕湖水蕩工力易辦創置堤埂號為壩田民田已被其害而猶未至甚者瀦水之地尚多也隆興乾道之後豪宗大姓相繼迭出廣包強占無歲無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已亡幾何而所在圍田則徧滿矣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間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蕩者今皆田也夫陂湖之水自常情

觀之似若無用由農事言之則爲甚急陂湖廣衍則瀦蓄必多遇旱可以灌溉江流深浚則通泄必快遇水不至泛溢儻瀦水之地或至狹隘則容受必少旱即易涸立見焦枯水源既壅而江流填淤則疏泄甚難水即易盈溢爲巨浸事之利害豈不較然易知州縣監司所當禁戢然圍田者無非形勢之家其語言氣力足以凌駕官府而在位者每重舉事而樂因循故上下相蒙恬不知恠而圍田之害深矣議者又曰圍田既廣則增租亦多其於邦計不爲無補殊不思緣江並湖民間良田何啻數千百頃皆異時之無水旱者圍田一興修築塍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頓至隔絕稍覺旱乾則占據上流獨

擅灌溉之利民田坐視無從取水逐至水溢則順流疏決後以民田為壑設若圍田僥倖一稔增租所入有幾而當歲倍收之田小有水旱反為荒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所謂增租既不繫省額州縣得以移用徒資貪黷之吏耳此其輕重得失又不待智者而後辨也切惟祖宗成憲諸瀦水之地衆共溉田者輒許人請佃承買令佃買者以違制論立法之意可謂明白前者臣寮累嘗奏請朝廷非不施行臣姑疏其一二諸路如有承買瀦水地者悉與改正此　紹興二十八年指揮也凡係積水草蕩今後並不許請佃雖陳乞撥賜亦許守臣執奏此　乾道五年九月指揮也詔兩浙漕臣及提舉常平

官幷逐州守臣常切覺察如官民戶及寺觀圍築田畝填塞水道具名以聞此　淳熙三年六月指揮也詔州縣輒敢給據與官民戶及寺觀買佃江湖草蕩許人戶越訴重寘典憲仍委監司糾劾此又　淳熙三年八月指揮也詔浙西諸郡一應官民戶田舊來圍田去處明立標記給榜曉諭不得於標記外再有圍裹此　淳熙十一年八月指揮也其他條約未易悉數夫以陳說之數多立法之詳備是宜圍田之害悉絕而瀦泄之利盡復曩時之舊可也然歷年浸久陂湖之爲田者不止民田之被害者滋甚其已圍者幸於姑息固不復論標記之外增創圍裹者有之寺觀僧道尤無忌憚是豈果不

可禁戢哉吏治苟簡而法令不行之過也積習而不以

變姦猾豪利艮農失業其害又豈特在民而已臣伏見

乾道間孝宗宣諭輔臣曰聞浙西自有圍田即有水患

屢有人理會多爲權勢所梗已而令漕臣王炎相視有

張子蓋圍田九千餘畝湮塞水勢立命開掘仍戒飭不

得再犯　淳熈中因姚述堯言寺僧請佃明州定海縣

鳳浦沈窖兩湖八百畝可溉田二萬六千餘畝即令仍

廢爲湖英斷如此孰不悚懼如以臣言爲然乞賜睿旨

行下戶部檢坐條法及累降指揮申嚴約束斷自今以

後凡陂湖草蕩並不許官民戶及寺觀請佃圍裹如輙

敢干求陳訴者具名聞奏寘之於罪本路監司州縣常

切邊守或有違戾委御史臺彈治此亦固根本之一說

也　臣又照得圍田止以妨民水利抑又有可慮者凡

圍田去處多在荒僻之鄉必立莊舍佃戶聚居既繁廣

行包占又欲侵奪近側民產多畜無賴惡少及刑餘罪

人號爲佃戶實是姦民幸遇豐年粗得無事歲收稍不

能給數十爲群江湖商賈村野居民卽被剽掠甚至殺

傷間或敗露在官具有案牘可考竊恐饑荒之歲遂爲

淵藪若行禁戢姦民無所聚集亦潛消盜賊之一策

理宗寶慶元年以右諫議大夫朱端常奏除嘉泰間已開

浙西圍田租錢蓋稅額尚存追民白納故也　紹定二

年詔令浙西提舉司下所部州縣將修復圍田減納苗

米毋收斛面　端平二年詔令浙西臨安平江嘉興鎮江常州安吉守臣將未修復圍田許官戶民承佃經理

寶祐元年史館校勘黃國面對圍田自淳熙十一年識石者當存之復圍者合權其利害輕重而爲之存毀其租或歸總所或隸安邊所或分隸諸郡上曰安邊所田近已撥歸本所國又奏自丁未以來創圍之田始因殿司獻草蕩任事者欲因以爲功凡旱乾處悉圍之利少害多宜開掘以通水道上然之

景定中蔡抗知蘇州濱江湖田皆風潮害抗築長堤自府城屬崑山亘八十里民得立塍大以爲利　時知安慶黃幹代撫州守上奏曰國家頻年以來常苦旱暵是

雖天時之適然而亦人事不修之過也人事旣盡則雖天災流行亦有不得而勝者陂塘之利所以灌注田畝漢世良吏往往以開渠灌田立名後世如召伯埭甘棠湖之類民到于今稱之使爲國者可以一切取必於天則何必若是之屑屑哉江西之田瘠而多涸非藉陂塘井堰之利則往往皆爲曠地比年以來饑旱薦臻大抵皆陂塘不修之故若申嚴舊法在州委通判在縣委縣丞先於每鄉籍記陂塘之廣狹深淺方水泉涸縮之時農事空閒之際責都保聚民浚深其下而培築其上積水旣多則雖有旱暵而未始枯竭巡行臺察課其勤惰而爲之賞罰其始雖若勞而其終乃所以利民如此則

天災不能爲害豐登可以常保而不至於上勤朝廷賑恤之勞矣

景定三年松溪縣人朱儀孫以柯屯之田高仰謀於同鄉夙儀之鑿山爲圩通胡坑之水漑田十頃餘鄉人德之因名夙公圩

度宗咸淳十年以江東水傷除九年圩田租減四分　熙寧中修治桃枝河河在僞閩時勢家私相轉鬻爲田咸平間民訟之敕復爲湖至是時有侵耕之者知縣蕭玆因括湖塘陂堰簿而圖之擇主領立經界培堤岸碑於湖之旁瀦乾溪水漑田二十九頃

元

文宗至順三年燕鐵木兒言平江松江澱山湖圩田方五百頃有奇當入官糧七千七百石其總佃者死頗爲人占耕令臣願增糧爲萬石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從之　世祖時畫文選出鎮浙西浙多湖泊廣蓄洩以備水旱率爲豪民占以種藝水無所居積數有水旱文選力開復之　至元末參政暗都剌奏請疏治練湖初豪勢之家於湖中築堤圍田耕種侵占既廣不足受水遂至泛溢至是暗都剌奏請依宋例委人提調疏治其侵占者驗畝加賦

成宗大德元年徹里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時江浙稅糧甲天下平江嘉興湖州三郡當江浙什六七而其地極

下水鍾爲震澤東注由吳淞江入海歲久江湧塞豪民利之封土爲田由是浸滛泛溢敗諸郡禾稼朝廷命行省疏導之發卒數萬人徹里董其役凡四閱月畢工

英宗至治三年委嘉興湖州二路官體究通海故道并豪勢占妨水利　初浙西諸山之水受之太湖下爲吳淞江東滙澱山湖以入海而潮汐來往逆湧濁沙上湮河口是以宋時設置撩洗軍人專掌修治元既平宋軍士罷散有司不以爲務勢豪租占爲蕩爲田州縣不得其人輙行許准以致湮塞不通公利俱失其利江浙省臣方以爲言就委嘉興路治中高朝列湖州路知事丁將仕同本處正官體究舊曾疏濬通海故道及新生沙漲

礙水處所商度開滌其豪勢租占蕩田妨水利者並除
闢　至大初江浙行省督治田圍行省以去歲水旱災
傷田禾不收物價踴貴百姓艱食雖曰天災流行亦因
人力不至即令春首農作將興各處田圍高下不等合
修陂塘圍岸溝渠曉諭農家須要依法修置遇旱車水
澆溉遇潦洩水通流會集行都水監官李都水講究得
修浚之際田主出糧佃戶出力係官圍田若無總佃貧
窮無力不能修浚者量其所須官爲借貸收成日抵數
還官事有成效勸農定擬陞賞聞奏失悞者治罪其拋
荒積水田土多因租額太重無人承佃勸諭當鄉富上
人戶自備工本修築塍圍聽令本戶佃種爲主拋荒官

田止納原租初年免徵次唯半而三甫全積荒則三年後第依民田輸稅諸人不得爭奪及照到前膺田司五等圍岸體式以水為平平者為第一等高七尺五寸底闊一丈面闊五尺田高一尺為第二等高六尺五寸底闊九尺面闊四尺五寸田高二尺為第三等高五尺五寸底闊八尺面闊四尺田高三尺為第四等高四尺五寸底闊七尺面闊五尺五寸田高四尺為第五等止添備水高三尺底闊六尺面闊三尺若山水原落圍岸迫近諸湖去處自願增者聽

皇明

太祖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嚴諸洪閘制度於各處復 命

工部設立管河郎中一員洪閘要處設主事一員皆屬於總理河道侍郎從王休之請也　二十四年正月築浙東海堤　十二月　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按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者便之

成祖永樂元年四月設溧水縣廣通鎮閘壩置閘官一員直隸河州吏目張良興言州麻澧二湖之田約五萬餘頃唐宋時俱係熟田比歲間有耕者輙爲水渰乞自本州至含山縣界增築圩埂三十餘里以防水潦從之

宣宗宣德四年五月福建福清縣民奏縣之光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以障海水因堤壞田荒永樂中縣民嘗奏請築堤工部移文令農隙用工至今有司未嘗興築民不得耕　上命工部責有司修築因　諭尚書吳中曰陂池堤堰民賴其利外無賢守令舉其政爾宜申飭郡縣務及時修濬慢令者罪之　七年五月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先是陝西參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蜸蟄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經迭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

爲便既乃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 上命陝西三
司覆實至是皆以爲宜 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舟平
涼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一十人俱隸迭烈孫
巡檢司 九年六月工部尚書吳中奏北京城東南有
兩水磨及通惠河諸閘皆爲河水所壞今南門外舊有
減水河若加疏鑿長二十餘丈即與泅壩後河通流可
泄水勢 上曰盛夏炎暑未宜勞民姑緩之
景皇帝景泰七年四月沙灣堤成
憲宗成化七年閏九月 命工部右侍郎李顒往浙江祭
海神修江岸是年九月風潮衝決錢塘江岸洪水沸盈
自近江以至山陰會稽蕭山上虞乍浦瀝海錢清諸處

民居田產皆爲淹沒守臣以聞事下工部尚書王復等覆奏 永樂年間浙江堤岸爲潮水衝塌嘗遣齎香祝祭江神及 命大臣治水築堤以除害乞如永樂事例

上以命顒

孝宗弘治二年十一月築高郵湖堤

按河南防河堤湖廣防江堤南直浙江防海堤此三處一決而魚鱉其民信今日有司之當預圖者

嚴訥論水利圩圍今天下以劉田當司農歲供者蘇松爲最蘇松介在湖海厥土塗泥利害以水圩岸者所以隄水而田即周禮稻人匠人所掌塗防者也田甚下濕岸則陡立如城河循其外而中田焉禾在田雖芃芃起

矣而河流猶出其上舟行者盎俯而窺也岸或咫隙莫
禦而田且沛澤矣其田之最高阜去水遠而水不及溉
者則又終古爲鹵田在上下壤之間土厚而水深則號
高腴以其得水蓄洩可爲旱澇備而所爲能蓄洩者以
有圩岸耳歲苦旱則河之水續桔槔而上以入於田河
不龜拆田不乏溉歲苦澇則戽水出於河而岸障之雖
勞人力不盡待命於天自三江道湮疏濬失宜恒雨注
積而無從尾閭也水裹於岸寸許而膏腴汩爲巨浸不
能與下濕者論良瘠矣　廟堂深惟　國計軫念民瘼
枚擢憲臣專董水政而閩之林公實來公承簡書之重
躬攜載之勤周爰咨諏尋源徹委決壅導積滌淤存滙

塘之浦之涇之港之溪之閘之以爲宣節之大計者旣殫厥心矣條縷其目知圩岸爲切務而修築焉卑令高缺令補廢令興薄令培而厚浮令杵而堅規畫旣定先有司而躬督察之東馳西顧不遑寧處自庚辰歲農隙始事凡閱歲而次第告成方歲之澇也故老相傳說以爲正德庚午嘉靖辛酉纔淫雨亟且漂沒無算今洊旬彌月而民幸不悉魚者伊誰力耶先見之預圖而成勞之陰賜也且圩岸之有無其利害彰彰也農民櫛沐藨菱罄室竭力於田而婦子懸命焉寧束手於一朝之患號呼奔走其傍痛莫之救而獨不爲先事之備余恠而究其說矣每圩田畝姑以千計田其中者姑以百計百

家之中有十不協力而九十家者修築之無益也農雖
值有年僅給俯仰困於澇而轉徙者衆矣宜未暇為圩
岸計岸土取於田岸寬則田窄小民愚不察其損小而
利大也今令出於官何力不協遠近風行咸德上佚道
之使誰不子來誰復惜小况公誠意感孚一時司牧者
兢矣公心勸相多方視民之私計者功相萬矣故圩岸
之利不難知難在公之悉民隱而為之任之也公績不
磨而有紹之者民其永賴哉

沙田　蘆場

宋

理宗嘉熙二年三月詔户部及財用司應折帛沙田酒息

鹽袋租谷絲絹錢圍田沒官田米未催者悉行拘催歲終較其數而殿最之　紹定元年正月趙至道奏江淮州郡妄征蘆場沙產一例官租乞下憲司嚴戢從之

元

泰定帝泰定元年張珪上疏曰國家經費皆取於民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鐵木迭兒爲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荊襄沙磧作熟徵收徼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勘重併之糧及砂磧不可田畝之稅除之

文宗至順四年省橡宇文公諒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潮汐不常後必貽患請一槩免科省臣從之　是時王

民檢校江浙行省有詣中書訟松江富民包隱湖田沙塲爲糧鈔甚多宜立官府糾察追收之遣民驗視民至松江條陳曲折以破其誑事就寢

皇明

武宗正德五年奏准差官丈量後軍都督府葦蕩果係界至內退灘地畝照依民田事例起科辦納子粒修造黃冊一本奏繳青冊二本府部查攷不許一槩混占以致軍民失業

世宗嘉靖十五年　詔各處水塲沙壓等項田地稅糧負累入戸賠納曾經具奏者撫按官查勘明白照例除豁各衛所有釋放軍伍遺下屯糧負累官旗賠納者亦與

查勘除豁　又題准甘肅鎮體勘過水衝沙壓斷溝及隔在境外甘州前後永昌涼州鎮番莊浪西寧古浪等衛所實屯起科措辦邊儲田地共六百七十九頃六畝一分六厘二毫該糧六千九百五十九石九斗七升四合四勺六抄照例除豁以蘇民困或日後水退堪以耕種仍舊召人陸續佃種以備軍儲　二十年題准陝西查勘過朝邑縣地方潼關以西鳳翔以東黃河退灘堪以耕種地二百九十一頃八十三畝六分令居民照舊領種收入實徵冊內是年爲始每畝起科三升夏秋中半上納邊倉接濟軍餉

按沿江蘆課本部委主事一員提督清理景泰間奏准

應天等處歲辦蘆柴以十分為率減免四分三分折鈔
三分本色折鈔每束二貫五百文每鈔一萬貫折收銀
二十二兩五錢成化九年令應天等處歲辦本色蘆柴
以一半折銀每束二分俱送應天府官庫收貯支用年
終造冊具奏其納木柴者每百斤折銀四分弘治元年
奏准沿江一帶蘆洲除　欽賜欽撥并內外衙門舊額
及先年軍民人等開墾起科納銀曾經黃冊造定者照
依所撥納糧數目定立界至給與明文管業其餘有人
曾告承佃而舊額洲蕩坍塌者即將新佃柴課依數湊
補本處舊額見在或有新生別洲許令撥補附近坍塌
不敷之數其潛山太湖等湖不近大江原無蘆洲而有

柴額者准令每束折銀二分三年令蘆柴每連脚耗徵銀四分五年奏准九江安慶每畝好蘆地科銀三分二厘稀蘆地二分二厘池州好地三分五厘稀地二分五厘應天揚州太平鎮江廬州和州等府州好地四分稀地二分七厘各處每畝熟地三分五厘軍屯熟地并灘田灘地各三分低窪熟地二分五厘荻草地二分草塌一分五厘草蕩一分其起科納糧者免徵柴課有願徵糧不願納課者聽嘉靖二十七年奏准一應蘆洲除洪武永樂年間　欽賜功臣僧道等處不動外其餘行巡江御史逐一查出委官丈量明白召民承佃度地定課收租銀十分之三各該附近府縣徵完係本部原額者

照舊解部收貯支銷多餘銀兩盡行解送戶部以充邊
用　總計應天府上元等五縣龍江等衛鎮江金壇等
三縣太平繁昌等三縣楊州儀眞等三縣安慶懷寧等
六縣無爲州池州貴池等六縣和州九江湖口等三縣
黃州黃梅等縣歲辦蘆課銀共二萬四千五百餘兩